

通鑑總類

二十五

通鑑總類卷第十三

興獄門

漢寒朗力言楚獄之寃

永平十四年楚王英與方士造作圖書有逆謀事覺英自殺是時窮治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桀及考案吏阿附坐死徙者以千數而繫獄者尚數千人顏忠王平辭引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濩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明帝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侍御史寒朗心傷其寃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專爲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

通鑑總類卷十三

興獄門一

明帝曰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明帝曰即如是何不早奏對曰臣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明帝怒曰吏持兩端促提下捶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明帝曰誰與共爲章對曰臣獨作之明帝曰何以不與三府議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汚染人明帝曰何故族滅對曰臣考事一年不能窮盡姦狀反爲罪人訟寃故知當族滅然臣所以言者誠冀陛下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

不知其多寃無敢悟陛下言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明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時天旱即大雨馬后亦以楚獄多濫乘閒為帝言之明帝惻然感悟夜起彷徨由是多所降宥任城令汝南袁安遷楚郡太守到郡不入府先往案楚王英獄事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為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明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

唐天后盛開告密之門

垂拱二年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己又自以久專國事且內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誅殺以

威之乃盛開告密之門有告密者臣下不得問皆給驛馬供五品食使詣行在雖農夫樵人皆得召見廩於客館所言或稱旨則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於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有胡人索元禮知太后意因告密召見擢為游擊將軍令案制獄元禮性殘忍推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太后數召見賞賜以張其權於是周興來俊臣之徒效之紛紛繼起相與私畜無賴數百人專以告密為事欲陷一人輒令數處俱告事狀如一俊臣與司刑評事萬國俊共撰羅織經數千言教其徒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節太后得告密者輒令元禮等推之競為訊囚酷法作大枷有定百脉定地吼死豬愁求破家反是實等名號或以椽關手足而

之謂之鳳皇曬翅或以物絆其腰引枷向前謂之驢駒拔
枷或使跪捧枷累甓其上謂之仙人獻果或使立高木之上
每得囚輒先陳其械具以示之皆戰栗流汗望風自誣中外
畏此數人甚於虎狼麟臺正字陳子昂上疏以為徐敬業首
亂唱禍將息茲源窮其黨與遂使陛下大開詔獄重設嚴刑
有迹涉嫌疑辭相逮引莫不窮捕考案至有姦人熒惑乘險
相誣糾告疑似冀圖爵賞恐非伐罪弔人之意也伏見諸方
告密囚累百千輩及其窮竟百無一實陛下仁恕又屈法容
之遂使姦惡之黨快意相讎睚眦之嫌即稱有密一人被訟
百人滿獄使者推捕冠蓋如市或謂陛下愛一人而害百人

天下喁喁莫知寧所臣聞隋之末代天下猶平湯帝不悟遂
使兵部尚書樊子蓋專行屠戮大窮黨與海內豪士無不罹
殃遂至殺人如麻流血成澤於是雄傑並起而隋族亡矣夫
大獄一起不能無濫寃人吁嗟感傷和氣群生癘疫水旱隨
之入既失業則禍亂之心怵然而生矣古者明王重慎刑罰
蓋懼此也昔漢武帝時巫蠱獄起使太子奔走兵交宮闕無
辜被害者以千萬數宗廟幾覆賴武帝得壺關三老書廓然
感悟夷江充三族餘獄不論天下以安爾古人云前事之不
忘後事之師伏願陛下念之太后不聽

周興誣奏魏元同

永昌元年初高宗之世周興以河陽令召見上欲加擢用或

奏以非清流罷之興不知數於明堂俟命諸相皆無言魏玄同時同平章事謂之曰周明府可去矣興以為玄同沮己銜之玄同素與裴炎善時人以其終始不渝謂之耐久朋周興奏誣玄同言太后老矣不若奉嗣君為耐久太后怒賜死于家監刑御史房濟謂玄同曰文人何不告密冀得召見可以自直玄同歎曰人殺鬼殺亦復何殊豈能作告密人邪乃就死

侯思止王弘義以告密擢用

天授元年醴泉人侯思止始以賣餅為業後事高元禮為僕素詭譎無賴恒州刺史裴貞杖一判司判司使思止告貞與舒王元名謀反元名坐廢徙和州貞亦族滅擢思止為游擊

將軍時告密者往往得五品思止求為御史太后曰卿不識字豈堪御史對曰獬豸何嘗識字但能觸邪耳太后悅即以爲侍御史王弘義素無行嘗從鄰舍乞瓜不與乃告縣官瓜田中有白兔縣官使人搜捕蹂踐瓜田立盡又遊趙貝見閭里耆老作邑齋遂告以謀反殺二百餘人擢授游擊將軍時置制獄於麗景門內入是獄者非死不出朝士人人自危相見莫敢交言道路以目或因入朝密遭掩捕每朝輒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

來俊臣羅告狄仁傑等謀反

長壽元年左臺中丞來俊臣羅告同平章事任知古狄仁傑裴行本司農卿裴宣禮前文昌左丞盧獻御史中丞魏元忠

潞州刺史李嗣真謀反仁傑對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室
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矣思止鞠魏元忠元
忠辭氣不屈思止怒命倒曳之元忠曰我薄命譬如墜驢足
絀於鐙爲所曳耳思止愈怒更曳之元忠曰矣思止汝若須
魏元忠頭則截取何必使承反也狄仁傑旣承反有司待報
行刑不復嚴備仁傑裂衾帛書冤狀置綿衣中謂王德壽曰
天時方熱請授家人去其綿德壽許之仁傑子光遠得書持
之稱變得召見太后覽之以問俊臣對曰仁傑等苟無事實
安肯承反太后使通事舍人周絺往視之俊臣又詐爲仁傑
等謝死表使絺奏之樂思晦男未十歲没入司農上變得召
見太后問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爲俊臣
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乞擇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
爲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太后意稍寤召見仁傑等問
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於拷掠矣太后曰何爲作
謝死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於是出此七族俊臣
與武承嗣等固請誅之太后不許俊臣乃獨稱行本罪尤重
請誅之秋官郎中徐有功駁之以爲明主有更生之恩俊臣
不能將順虧損恩信殿中侍御史貴鄉霍獻可宣禮之甥也
言於太后曰陛下不殺裴宣禮臣請隕命於前以頭觸殿階
血流露地以示爲人臣不私其親太后皆不聽

武懿宗令思禮廣引朝士

神功元年箕州刺史劉思禮學相人於術士張憬藏憬藏謂

思禮當歷箕州位至太師思禮念太師人臣極貴非佐命無以致之乃與洛州錄事參軍綦連耀謀反陰結朝士託相術許人富貴俟其意悅因說以綦連耀有天命公必因之以得富貴鳳閣舍人王勳用思禮爲箕州刺史明堂尉吉頊聞其謀以告來俊臣使上變告之太后使河內王武懿宗推之懿宗令思禮廣引朝士許免其死凡小忤意者皆引之於是思禮引同平章事李元素等凡三十六家皆海內名士窮楚毒以成其獄皆族誅之親舊連坐流竄者千餘人初懿宗寬思禮於外使誣引諸人既誅然後收思禮思禮始悔之懿宗自天授以來太后數使之鞠獄喜誣陷人時人以為周來俊之亞來俊臣欲擅其功復羅告吉頊頊上變得召見僅免俊

臣由是復用而頊亦以此得進俊臣黨人羅告司刑府史樊綦謀反誅之綦子訟冤於朝堂無敢理者乃援刀自刳其腹秋官侍郎劉如璿見之竊嘆而泣俊臣奏如璿黨惡逆下獄處以絞刑制流襄州

姚元崇辨往時冤獄

太后謂侍臣曰頃者周興來俊臣按獄多連引朝臣云其謀反國有常法朕安敢違中間疑其不實使近臣就獄引問得其手狀皆自承服朕不以為疑自興俊臣死不復聞有反者然則前死者不有冤邪夏官侍郎姚元崇對曰自垂拱以來坐謀反者率皆興等羅織自以為功陛下使近臣問之近臣亦不自保何敢動搖所問者若有翻覆懼遭慘毒不若速死

賴天啓聖心與等伏誅臣以百口爲陛下保自今內外之臣無復反者若微有實狀臣請受知而不告之罪太后悅曰鄉時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爲濫刑之主聞卿所言深合朕心賜元崇錢千緡時人多爲魏元忠訟冤者太后復召爲肅政中丞元忠前後坐棄市流竄者四嘗侍宴太后問曰卿往者數負謗何也對曰臣猶鹿耳羅織之徒欲得臣肉爲羹臣安所避之

李林甫別置推事院

天寶六載李林甫屢起大獄別置推事院於長安以楊釗有掖廷之親出入禁闥所言多聽乃引以爲援擢爲御史事有微涉東宮者皆指搥使之奏劾付羅希奭吉溫鞠之釗因得

逞其私志所擠陷誅夷者數百家皆釗發之幸太子仁孝謹靜張垆高力士常保護於明皇前故林甫終不能間也

治獄門

唐崔仁師以一身易十囚之死

貞觀元年青州有謀反者州縣逮捕支黨收繫滿獄詔殿中侍御史崔仁師覆按之仁師至悉脫去桎械與飲食湯沐寬慰之止坐其魁首十餘人餘皆釋之大理少卿孫伏伽謂仁師曰足下平反者多人情誰不貪生恐見徒侶得免未肯甘心深為足下憂之仁師曰凡治獄當以平恕為本豈可自規免罪知其冤而不為伸邪萬一闇短誤有所縱以一身易十囚之死亦所願也伏伽慙而退及敕使至更訊諸囚皆曰崔公平恕事無枉濫請速就死無一人異辭者

太宗鑒煬帝濫刑

卷之三十九

通鑑總類卷之十三

具獄門八

元

五年太宗嘗與侍臣論獄魏徵曰煬帝時嘗有盜發帝令於士澄捕之少涉疑似皆拷訊取服凡二千餘人帝悉令斬之大理丞張元濟怪其多試尋其狀內五人嘗為盜餘皆平民竟不敢執奏盡殺之太宗曰此豈唯煬帝無道其臣亦不盡忠君臣如此何得不亡公等宜戒之

人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

十一年自張蘊古之死法官以出罪為戒時有失入者又不加罪太宗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日刑網稍密何也對曰此在主上不在羣臣人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失入無辜失出更獲大罪是以吏各自免競就深文非有敎使之然畏罪故耳陛下儻一斷以律則

此風立變矣太宗悅從之由是斷獄平允

唐卿所處本自無冤

二十三年高宗問大理卿唐臨繫囚之數對曰見囚五十餘人唯二人應死高宗悅高宗嘗錄繫囚前卿所處者多號呼稱冤臨所處者獨無言高宗怪問其故因曰唐卿所處本自無冤高宗歎息良久曰治獄者不當如是邪

狄仁傑奏活死囚

垂拱四年狄仁傑為豫州刺史時治越王貞黨與當坐者六七百家籍沒者五千口司刑趣使行刑仁傑密奏彼皆誣誤臣欲顯奏似為逆人申理知而不言恐乖陛下仁恤之旨太后特原之皆流豐州道過寧州寧州父老迎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邪相攜哭於德政碑下設齋三日而後行

徐有功李日知俱尚平恕

天授元年時法官競為深酷唯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戾必死遇徐杜必生有功初為蒲州司法以寬為治不施敲扑吏相約有犯徐司法杖者衆共斥之迨官滿不杖一人職事亦修累遷司刑丞酷吏所誣構者有功皆為直之前後所活數十百家嘗廷爭獄事太后厲色詰之左右為戰栗有功神色不撓爭之彌切太后雖好殺知有功正直甚敬憚之司刑丞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日知以為不可往復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竟

以兩狀列上日知果直

徐有功不敢枉法

道州刺史李行褒兄弟為酷吏所陷當族秋官郎中徐有功固爭不能得秋官侍郎周興奏有功故出反囚當斬太后不許亦免有功官然太后雅重有功久之復起為侍御史有功伏地流涕固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懸庖厨勢使之然也陛下以臣為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死是官矣太后固授之遠近聞者相賀

徐堅乞依法覆奏併擇法官

長壽元年萬年主簿徐堅上疏以為書有五聽之道令著三覆之奏竊見比有敕推按反者令使者得實即行斬決人命

通鑑總類卷十三

治獄門十一

夫

至重死不再生萬一懷枉吞聲赤族豈不痛哉此不足肅姦逆而明典刑適所以長威福而生疑懼臣望絕此處分依法覆奏又法官之任宜加簡擇有用法寬平為百姓所稱者願親而任之有處事深酷不允人望者願踈而退之

朱敬則用矩諫天后

太后自垂拱以來任用酷吏先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官戶婢竊相謂曰鬼朴又來矣不旬月輒遭掩捕族誅右補闕朱敬則以太后本任威刑以禁異議今既革命衆心已定宜省刑尚寬乃上疏以為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三叔流言四凶構難不設鉤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摧姦息暴故置神

器開告端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盡露神道助直無罪不
除蒼生晏然紫宸易主然而急趨無善迹促柱少和聲向
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伏願覽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合
宜審糟粕之可遺覺蘧廬之須毀去萋非之牙角頓姦險之
鋒芒窒羅織之源掃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
樂哉太后善之賜帛三百段侍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劾之吏
皆相矜以虐泥耳籠頭枷研楔較摺膺籤爪懸髮薰耳號曰
獄持或累日節食連宵緩問晝夜搖撼使不得眠號曰宿囚
此等既非木石且救目前苟求賒死臣竊聽輿議皆稱天下
太平何苦須反但不勝楚毒自誣耳願陛下察之今滿朝側
息不安皆以為陛下朝與之密夕與之讎不可保也周用仁
而昌素用刑而亡願陛下緩刑用仁天下幸甚太后頗采其
言制獄稍衰

徐有功以失出獲罪

二年是時告密者皆誘人奴婢告其主以求功賞竇德妃
父孝謹為潤州刺史有奴妄為妖異以恐德妃母龐氏龐
氏懼奴請夜祠禱解因發其事下監察御史薛季昶按之季
昶誣奏以為與德妃同祝詛先涕泣不自勝乃言曰龐氏所
為臣子所不忍道龐氏當斬其子希城詣侍御史徐有功訟冤
有功牒所司停刑上奏論之以為無罪季昶奏有功阿黨惡
逆請付法法司處有功罪當絞令史以白有功有功嘆曰豈
我獨死諸人求不死邪既食掩扇而寢人以有功苟自強必

內憂懼密伺之方熟寢太后召有功迎謂曰卿比按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太后默然由是龐氏得減死與其三子皆流嶺南孝謹貶羅州司馬有功亦除名

張釋之處其易徐有功處其難

萬歲通天元年太后思徐有功用法平擢拜殿中侍御史遠近聞者無不相賀鹿城主簿潘好禮著論稱有功蹈道依仁固守誠節不以貴賤死生易其操履設客問曰徐公於今誰與爲比主人曰四海至廣人物至多若所聞見則一人而已當於古人中求之客曰何如張釋之主人曰釋之所行者甚易徐公所行者甚難難易之間優劣見矣張公逢漢文之時

通鑑總類卷十三

治獄門十二

夫

天下無事至如盜高廟玉環及渭橋驚馬守法而已豈不易哉徐公逢革命之秋屬惟新之運唐朝遺老或包藏禍心使人主有疑如周興來俊臣乃堯年之四凶也崇飾惡言以誣盛德而徐公守死善道深相明白幾陷囹圄數挂網羅此吾子所聞豈不難哉客曰使爲司刑卿乃得展其才矣主人曰吾子徒見徐公用法平允謂可置司刑僕觀其人方寸之地何所不容若其用之何事不可豈直司刑而已哉

宋璟請推按韋月將

神龍二年處士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宮掖必爲逆亂中宗大怒命斬之黃門侍郎宋璟奏請推按中宗益怒不及整巾屣履出側門謂璟曰朕謂已斬乃猶未耶命趨斬之璟

曰人言中宮私於三思陛下不問而誅之臣恐天下必有議固請按之中宗不許璟曰必欲斬月將請先斬臣不然終不敢奉詔中宗怒少解蘇珣徐堅尹思貞皆以為方夏行戮有違時令中宗乃命與杖流嶺南過秋分一日平曉廣州都督周仁軌斬之御史大夫李承嘉附武三思詆尹思貞於朝思貞曰公附會姦臣將圖不軌先除忠臣邪承嘉怒劾奏思貞出為青州刺史或謂思貞曰公平日訥於言及廷折承嘉何其敏邪思貞曰物不能鳴者激之則鳴承嘉恃威權相陵僕義不受屈亦不知言之從何而至也武三思惡宋璟出之明皇思徐有功用法平直

開元二年明皇思徐有功用法平直以其子倫為恭陵令寶孝謀之子光祿卿希玳等請以己官爵讓倫以報其德由是倫累遷申王府司馬

李朝隱奏免裴景仙死

十年武彊令裴景仙坐贓五千匹事覺亡命明皇怒命集眾斬之大理卿李朝隱奏景仙贓皆乞取罪不至死又其曾祖寂有建義大功載初中以非罪破家惟景仙獨存今為承嫡宜宥其死投之荒遠其辭略曰十代宥賢功實宜錄一門絕祀情或可哀制令杖殺朝隱又奏曰生殺之柄人主得專輕重有條臣下當守今若乞取得罪便處斬刑後有枉法當科欲加何辟所以為國惜法期守律文非敢以法隨人曲矜仙命又曰若寂勲都弃仙罪特加則叔向之賢何足稱者若

赦之鬼不其餒而明皇乃許之杪景仙一百流嶺南惡處

李林甫用羅鉗吉網

天寶四載李適之與李林甫爭權有隙適之領兵部尚書林甫使人發兵部銓曹姦利事收吏付京兆與御史對鞫之數日竟不得其情京兆尹蕭昊使法曹吉溫鞫之溫入院先取二重囚訊之或杖或壓號呼之聲所不忍聞比曰苟存餘生乞紙盡答其部吏素聞溫之慘酷引入皆自誣服無敢違溫意者頃刻而獄成驗囚無榜掠之迹及林甫欲除不附己者求治獄吏昊薦溫於林甫林甫得之大喜溫常曰若遇知己南山白額虎不足縛也時又有羅希奭為吏深刻林甫引之自御史臺主簿再遷殿中侍御史二人皆隨林甫所欲深淺

通鑑總類卷十三

治獄門十四

鍛鍊成獄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鉗吉網

馬植言赦宥太寬

大中元年宣宗以旱故命同平章事盧商與御史中丞封敖疎理京城繫囚大理卿馬植奏稱盧商等務行寬宥凡抵極法者一切免死彼官典犯贓及故殺人平日大赦所不免今因疎理而原之使貪吏無所懲畏死者銜冤無告恐非所以消旱災致和氣也昔周饑克殷而年豐衛旱討邢而雨降是則誅罪戮姦式合天意雪冤決滯乃副聖心也乞再加裁定詔兩省五品以上議之左諫議大夫張鷟等上言陛下以旱理繫囚慮有冤滯今所原死罪無冤可雪恐凶險僥倖之徒常患水旱為災宜如馬植所奏詔從之皆論如法

後周世宗錄囚如神

顯德二年世宗親錄囚於內苑有汝州民馬遇父及弟為吏所寃死屢經覆按不能自伸世宗臨問始得其實人以為神由是諸長吏無不親察獄訟

濫刑門

司馬溫公論漢宣帝濫趙蓋韓楊之誅

以孝宣之明魏相丙吉為丞相于定國為廷尉而趙蓋韓楊之死皆不厭衆心惜哉其為善政之累大矣周官司寇之灋有議賢議能若廣漢延壽之治民可不謂能乎寬饒惲之剛直可不謂賢乎然則雖有死罪猶將宥之況罪不足以死乎揚子以韓馮翊之愬蕭為臣之自失夫所以使延壽犯上者望之激之也上不之察而延壽獨蒙其辜不亦甚哉

晉元帝濫殺淳于伯

建興四年丞相睿聞長安不守出師露次躬擐甲冑移檄四方刻日北征以漕運稽期斬督運令史淳于伯刑者以刀

通鑑總類卷十三

濫刑門十六

柱血流上至柱末二丈餘而下觀者咸以為冤丞相司直劉隗上言伯罪不至死請免從事七郎周筵等官於是右將軍王導等上疏引咎請解職睿曰政刑失中皆吾闇塞所致一無所問

前秦苻生不肯禳災

晉穆帝永和十二年六月秦主生下詔曰朕嗣統已來有何不善而謗讟之音扇滿天下殺不過千而謂之殘虐行者比肩未足為希方當峻刑極罰復如朕何自去春以來潼關之西至于長安虎狼為暴晝則斷道夜則發屋不食六畜專務食人凡殺七百餘人廢耕桑相聚邑居而為害不息秦羣臣奏請禳災生曰野獸飢則食人飽當自止何禳之有且天

豈不愛民哉正以犯罪者多故助朕殺之耳

符生濫殺

升平元年秦主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為龍男皆為王女為公生乃誅太師錄尚書事廣甯公魚遵并其七子十孫生飲酒無晝夜乘醉多所殺戮自以眇目諱言殘缺偏隻少無不具之類誤犯而死者不可勝數嘗問左右曰自吾臨天下汝外間何所聞或對曰聖明宰世賞罰明當天天下唯歌太平怒曰汝媚我也引而斬之它日又問或對曰陛下刑罰微過又怒白汝謗我也亦斬之勳舊親戚誅之殆盡羣臣得保一日如度十年太史令康權言於生曰昨夜三月並出孛星入太微連東井自去月上旬沈陰不雨以至于今將有下人謀上之禍生怒以為妖言撲殺之東海王堅率兵廢為越王

齊高宗戒東昏侯

永元元年初高宗臨殂以隆昌事戒帝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帝數與近習謀誅大臣皆發於倉猝決意無疑於是大臣人人莫能自保

梁武帝溺於慈愛

大同十一年上敦尚文雅疎簡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鞠獄為意又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憚或謀反逆事覺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橫或白晝殺人於都街或暮夜公行剽掠有罪亡命者匿於王家有司不敢搜捕上深知其弊

而溺於慈愛不能禁也

北齊顯祖殘忍

陳高祖永定二年北齊顯祖性殘忍有司訊囚莫不嚴酷或燒犁耳使立其上或燒車釭使以臂貫之既不勝苦皆至誣伏唯三公郎中武強蘇瓊歷職中外所至皆以寬平為治時趙州及清河屢有人告謀反者前後皆付瓊推檢事多申雪尚書崔昂謂瓊曰若欲立功名當更思餘理數雪反逆身命何輕瓊正色曰所雪者冤枉耳不縱反逆也昂大慙

聽太史之奏殺諸元

三年齊太史奏今年當除舊布新齊主問於特進彭城公元韶曰漢光武何故中興對曰為誅諸劉不盡於是齊主悉殺諸元以厭之誅始平公元世折口等二十五家囚韶等十九家韶幽於地牢絕食啗衣袖而死

盡殺諸元

齊顯祖將如晉陽乃盡誅諸元或祖父為王或身嘗貴顯皆斬於東市其嬰兒投於空中承之以稍前後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弃尸漳水剖魚者往往得八爪甲鄴下為之久不食魚使元黃頭與諸囚自金鳳臺各乘紙鴟以飛黃頭獨能至紫陌乃墮仍付御史中丞畢義雲餓殺之唯元蠻元文遥等數家獲免定襄令元景安欲請改姓高氏其從兄景皓曰安有弃其本宗而從人之姓者乎丈夫寧可玉碎何能瓦全景安以其言白帝帝收景皓誅之賜景安姓高氏

周宣帝殺王軌等

陳宣帝大建十一年周主從容問鄭譯曰我脚杖痕誰所為也對曰事由烏丸軌宇文孝伯因言軌捋須事帝使內史杜慶信就州殺軌元巖不肯署詔御正中大夫顏之儀切諫帝不聽巖進繼之脫巾頓顙三拜三進帝曰汝欲黨烏丸軌邪巖曰臣非黨軌正恐濫誅失天下之望帝怒使閹豎搏其面軌遂死巖亦廢于家遠近知與不知皆為軌流涕周王之為太子也上柱國尉遲運為宮正敷進諫不用又與王軌宇文孝伯宇文神舉皆為高祖所親待太子疑其同毀已它日帝託以齊王憲事讓孝伯曰公知齊王謀反何以不言對曰臣知齊王忠於社稷為羣小所譖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付囑微臣唯令輔導陛下今諫而不從寔負顧託以此為罪是所甘心帝大慙俛首不語命將出賜死于家時宇文神舉為并州刺史帝遣使就州酖殺之尉遲運至秦州亦以憂死

隋煬帝誅高熲等

大業三年帝欲誇示突厥令宇文愷為大帳其下可坐數千人遂御大帳備儀衛宴啓民及其部落作散樂諸胡駭悅帝賜啓民贊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又詔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蘇威諫帝不聽又徵散樂太常卿高熲諫不聽退謂太常丞李懿曰周天元以好樂而亡殷鑒不遠安可復爾熲又以帝遇啓民過厚謂太府卿何稠曰此虜頗知中國虛實山川險易恐為後患又謂觀王雄曰近來朝廷殊無綱紀禮部尚

書宇文弼私謂頴曰天元之侈以今方之不亦甚乎又言長城之役幸非急務光祿大夫賀若弼亦私議宴可汗太侈並爲人所奏帝以爲誹謗朝政高頴宇文弼賀若弼皆坐誅頴諸子徙邊弼妻子沒官爲奴婢事連蘇威亦坐免官頴有文武大略明達世務執政將二十年朝野推服及死天下莫不傷之

唐太宗斬盧祖尚

貞觀二年交州都督遂安公壽以貪得罪上以瀛州刺史盧祖尚才兼文武廉平公直徵入朝論以交趾久不得人須卿鎮撫祖尚拜謝而出旣而悔之辭以舊疾上遣杜如晦等諭旨曰匹夫猶敦然諾柰何旣許朕而復悔之祖尚固辭戊子

上復引見諭之祖尚固執不可上大怒曰我使人不行何以爲政命斬於朝堂尋悔之它日與侍臣論齊文宣帝何如人魏徵對曰文宣狂暴然人與之爭事理屈則從之有前青州長史魏愷使於梁還除光州長史不肯行楊遵彥奏之文宣怒召而責之愷曰臣先任大州長史使還有勞無過更得小州此臣所以不行也文宣顧謂遵彥曰其言有理卿赦之此其所長也上曰然邇者盧祖尚雖失人臣之義朕殺之亦爲太暴由此言之不如文宣矣命復其官蔭

斬張蘊古

五年河內人李好德得心疾妄爲妖言詔按其事大理丞張蘊古奏好德被疾有徵法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奏

蘇古貫在相州好德之兄厚德為其刺史情在阿縱按事不實上怒命斬之於市既而悔之因詔自今有死罪雖令即決仍三覆奏乃行刑

陳子昂論獄官急刑

永昌元年右衛曹曹參軍陳子昂上疏以為周頌成康漢稱文景皆以能措刑故也今陛下之政雖盡善矣然比者大獄增多逆徒滋廣愚臣頑昧初謂皆實乃去月十五日陛下特察繫囚李珍等無罪百僚慶悅皆賀聖明臣乃知亦有無罪之人挂於踈網者陛下務在寬典獄官務在急刑又九月二十一日敕免楚金等死初有風雨變為景雲臣聞陰慘者刑也陽舒者德也聖人法天天亦助聖天意如此陛下豈可不承順之哉今又陰雨臣恐過在獄官凡繫獄之囚陛下何不悉召見之自詰其罪罪有實者顯示明刑濫者嚴懲獄吏使天下咸服人知政刑豈非至德克明哉

周興羅告

天授元年武承嗣使周興羅告隋州刺史澤王上金舒州刺史許王素節謀反徵詣行在素節發舒州聞遭喪哭者歎曰病死何可得乃更哭邪至龍門縊殺之上金自殺悉誅其諸子及支黨

武后誅唐之宗室殆盡

八月甲寅殺太子少保納言裴居道癸亥殺尚書左丞張行廉辛未殺南安王潁等宗室十二人鞭殺故太子賢二子唐

之宗室於是殆盡矣其幼弱存者亦流嶺南又誅其親黨數百家惟千金長公主以巧媚得全自請為太后女仍改姓武氏太后愛之更號延安大長公主

李嗣真論酷吏縱橫

二年御史中丞李嗣真以酷吏縱橫上疏以為今告事紛紜虛多實少恐有凶慝陰謀離間陛下君臣古者獄成公卿參聽王必三宥然後行刑比日獄官單車奉使推鞫既定法家依斷不令重推或臨時專決不復聞奏如此則權由臣下非審慎之法儻有冤濫何由可知況以九品之官專命推覆操殺生之柄竊人主之威案覆既不在秋官省審復不由門下國之利器輕以假人恐為社稷之禍太后不聽

周興來俊臣索元禮競為暴刻

或告周興與丘神勣通謀太后命來俊臣鞠之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承當為何法興曰此甚易耳取大甕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甕火圍如興法因起謂興曰有內狀推兄請兄入此甕興惶恐叩頭服罪法當死太后原之流興嶺南在道為仇家所殺興與索元禮來俊臣競為暴刻興元禮所殺各數千人俊臣所破千餘家元禮殘酷尤甚太后亦殺之以慰人望

來俊臣殺雲弘嗣

九月乙亥殺岐州刺史雲弘嗣來俊臣鞠之不問一款先斷其首乃偽立案奏之其殺張虔昂亦然敕旨皆依海內鉗口

羅織之黨不振

長壽元年太后自垂拱以來任用酷吏先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官戶婢竊相謂曰鬼朴又來矣不旬月輒遭掩捕族誅監察御史嚴善思公直敢言時告密者不可勝數太后亦厭其煩命善思按問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之黨爲之不振

獄持宿囚之號

侍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劾之吏皆相矜以虐泥耳籠頭枷研楔轂摺膺籤爪懸髮薰耳號曰獄持或累日節食連宵緩問晝夜搖撼使不得眠號曰宿囚此等既非木石且救目前苟求賒死臣竊聽輿議皆稱天下太平何苦須反豈被告者盡是英雄欲求帝王邪但不勝楚毒自誣耳願陛下察之太后頗采其言制獄稍衰

安金藏剖心

二年前尚方監裴匪躬內常侍范雲仙坐私謁皇嗣腰斬於市自是公卿以下皆不得見又有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太后命來俊臣鞠其左右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太常工人安金藏大呼謂俊臣曰公旣不信金藏之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藏皆出流血被地太后聞之令舉入宮中使醫內五藏以桑皮線縫之傳以藥經宿始蘇太后親臨視之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即命俊臣傳

推睿宗由是得免

仇家爭噉來俊臣肉

神功元年來俊臣倚勢貪淫前後羅織誅人不可勝計自宰相以下籍其姓名而取之自言才比石勒欲羅告武氏諸王及太平公主又欲誣皇嗣及廬陵王與南北牙同反冀因此盜國權河東人衛遂忠告之諸武及太平公主恐懼共發其罪繫獄有司處以極刑太后欲赦之奏上三日不出太后遊苑中吉頊執轡太后問以外事對曰外人唯怪來俊臣奏不下太后曰俊臣有功於國朕方思之頊曰俊臣聚結不逞誣構良善贓賄如山冤魂塞路國之賊也何足惜哉太后乃下其奏俊臣弃市仇家爭噉俊臣之肉斯須而盡抉眼剥面披腹出心騰蹋成泥太后知天下惡之乃下制數其罪惡且曰宜加赤族之誅以雪蒼生之憤可準法籍沒其家士民皆賀於路曰自今眠者皆始帖席矣

武三思殺五王

神龍二年武三思陰令人疏皇后穢行榜於天津橋請加廢黜中宗大怒命李承嘉窮覈其事承嘉奏言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已崔玄暉使人爲之雖云廢后實謀大逆請族誅之三思又使安樂公主譖之於內侍御史鄭愔言之於外中宗命法司結竟中宗以暉等嘗賜鐵券許以不死乃長流暉於瓊州彥範於灤州東之於瀧州恕已於環州玄暉於古州子弟年十六以上皆流嶺外三思又諷太子上表請夷暉等

三教中宗不許崔湜說三思曰暉等異日北歸終為後患
如遣使矯制殺之三思問誰可使者湜薦大理正周利用乃
以利用攝右臺侍御史奉使嶺外比至東之玄暉已死遇彥
範於貴州令左右縛之曳於竹槎之上肉盡至骨然後杖殺
得暉尸而殺之怒已素服黃金利用逼之使飲野葛汁盡數
升不死不勝毒憤培地爪甲殆盡仍捶殺之三思既殺五王
權傾人主常言我不知代間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
但於我善者則為善人於我惡者則為惡人耳時宗楚客宗
晉卿紀處訥甘元柬皆為三思羽翼周利用冉祖雍李俊光
宋之遜姚紹之皆為三思耳目時人謂之五狗

程行湛請禁錮酷吏子孫

開元十三年御史大夫程行湛奏周朝酷吏來俊臣等二十
三人情狀尤重子孫請皆禁錮傳遊藝等四人差輕子孫不
聽近任從之

陸贄諫殺竇參

貞元九年初竇參惡李巽出為常州刺史及參貶郴州巽為
湖南觀察使汴州節度使劉士寧遺參絹五十四匹巽奏參交
結藩鎮上大怒欲殺參陸贄以為參罪不至死上乃止既而
復遣中使謂贄曰參交結中外其意難測社稷事重卿速進
文書處分贄上言參朝廷大臣誅之不可無名昔劉晏之死
罪不明白至使眾議為之憤邑叛臣得以為辭參貪縱之罪
天下共知至於潛懷異圖事跡曖昧若不推鞠遽加重辟駭

動不細三月更貶參驩州司馬男女皆配流上又命理其親黨贄奏罪有首從法有重輕參旣蒙宥親黨亦應末減況參得罪之初私黨並已連坐人心久定請更不問從之上又欲籍其家貲贄曰在法反逆者盡沒其財贓汚者止徵所犯皆須結正施刑然後收籍今罪法未詳陛下已存惠貸若簿錄其家恐以財傷義時宦官左右恨參尤深謗毀不已參未至驩州竟賜死於路竇申杖殺貨財奴婢悉傳送京師

宦官深怨李訓等

大和九年十二月庚辰文宗問宰相坊市安未李石對曰漸安然比日寒冽特甚蓋刑殺太過所致鄭覃曰罪人周親前已皆死其餘殆不足問時宦者深怨李訓等凡與之有瓜葛親或慙蒙獎引者誅貶不已故二相言之

通鑑總類卷十三

濫刑門六六

令狐楚請瘞王涯等家族

開成元年左僕射令狐楚從容奏王涯等旣伏辜其家夷滅遺骸弃捐請官爲收瘞以順陽和之氣文宗慘然久之命京兆收葬涯等十一人於城西各賜衣一襲仇士良潛使人發之弃骨於渭水

李德裕諫武宗誅宰相

會昌元年初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有寵於文宗武宗之立非二人及宰相意故楊嗣復李珣皆爲觀察使賜弘逸季稜死遣中使就潭桂州誅嗣復及珣戶部尚書杜悰奔馬見李德裕曰天子年少新即位茲事不宜手滑德裕入奏以爲德宗

疑劉晏動搖東宮而殺之中外咸以為寃兩河不臣者由茲
恐懼得以為辭德宗後悔錄其子孫文宗疑宋申錫交通藩
邸竄謫至死既而追悔為之出涕嗣復珽等若有罪惡乞更
加重貶必不可容亦當先行訊鞠俟罪狀著白誅之未晚願
開延英賜對至晡時開延英召德裕等入德裕等泣涕極言
陛下宜重慎此舉毋致後悔武宗召升坐歎曰朕嗣位之際宰
相何嘗比數李珽季稜志在陳王嗣復弘逸志在安王陳王
猶是文宗遺意安王則專附楊妃嗣復一與妃書云姑何不
效則天臨朝鄉使安王得志朕那復有今日名名等曰茲事
曖昧虛實難知武宗曰楊妃嘗有疾文宗聽其弟玄思入侍月
餘以此得通意指朕細詢內人情狀皎然非虛也遂追還二

〇三十一

通鑑總類卷十三

濫刑門廿七

使更貶嗣復等為嶺南刺史

李德裕虜吳湘死

五年淮南節度使李紳按江都令吳湘盜用程糧錢強娶所
部百姓顏悅女估其資裝為贓罪當死湘武陵之兄子也李
德裕素惡武陵議者多言其寃諫官請覆按詔遣崔元藻李
稠覆之還言湘盜程糧錢有實顏悅本衢州人嘗為青州牙
推妻亦士族與前獄異德裕以為無與奪貶元藻等不復更
推亦不付法司詳斷即如紳奏處湘死諫議大夫柳仲郢敬
晦皆上疏爭之不納

崔元藻列吳湘寃狀

大中元年前永寧尉吳汝納訟其弟湘罪不至死李紳與李

德裕相表裏欺罔武宗枉殺臣弟乞召江州司戶崔元藻等對辨敕御史臺鞠實以聞御史臺奏據崔元藻所列吳湘冤狀如吳汝納之言遂貶李德裕為潮州司馬

懿宗殺翰林醫官

咸通十一年同昌公主薨上痛悼不已殺翰林醫官韓宗劬等二十餘人悉收捕其親族三百餘人繫京兆獄平章事劉瞻召諫官使言之諫官莫敢言者乃自上言以為脩短之期人之定分昨公主有疾深軫聖慈宗劬等診療之時惟求疾愈備施方術非不盡心而禍福難移竟成差跌原其情狀亦可哀矜而械繫老幼三百餘人道路嗟嘆柰何以達理知命之君涉肆暴不明之謗願少回聖慮寬釋繫者上覽疏不悅

通鑑總類卷十三

濫刑門廿八

瞻又與京兆尹溫璋力諫於上前上大怒叱出之

杖殺韋殷裕

十三年國子司業韋殷裕詣閣門告耶淑妃弟敬述陰事上大怒杖殺殷裕籍沒其家閣門使田獻銘奪紫改橋陵使以其受殷裕狀故也殷裕妻父崔元應妻從兄崔沆季父君卿皆貶嶺南官杜裔休坐與殷裕善亦貶端州司戶

柳璨李振勸朱全忠盡去衣冠

天祐二年彗星長竟天占者曰君臣俱災宜誅殺以應之璨因疏其素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此曹皆聚徒橫議怨望腹非宜以之塞災異李振亦言於全忠曰朝廷所以不理良由衣冠浮薄之徒紊亂綱紀且王欲圖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難制

者也不若盡去之全忠以爲然遂貶獨孤損裴樞崔遠等七人自餘或門胄高華或科第自進居三省臺閣以名檢自處聲迹稍著者皆指以爲浮薄貶逐無虛日搢紳爲之一空敕裴樞獨孤損崔遠陸扆王溥趙崇王贊等並所在賜自盡時全忠聚樞等及朝士貶官者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尸于河初李振屢舉進士竟不中第故深疾搢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爲濁流全忠笑而從之振每自汴至洛朝臣必有竄逐者時人謂之鷓鴣全忠嘗與僚佐及遊客坐於大柳之下全忠獨言曰此木宜爲車轂有遊客數人起應曰宜爲車轂全忠勃然厲聲曰書生輩好順口玩人皆此類也車轂須用夾榆柳木豈可爲之

通鑑總類卷十三

濫刑門廿九

顧左右曰尚何待左右數十人捽言宜爲車轂者悉撲殺之

趙王鎔子昭祚好殺召亂

梁均王龍德元年趙王旣殺李弘規李藹委政於其子昭祚昭祚性驕愎旣得大權邇時附弘規者皆族之弘規部兵五百人欲逃聚泣偶語未知所之王德明素蓄異志因其懼而激之曰王命我盡阬爾曹吾念爾曹無罪併命欲從王命則不忍不然又獲罪於王柰何衆皆感泣相與飲酒而謀之即踰城入趙王方焚香受籙二人斷其首而出因焚府第盡滅王氏之族獨置昭祚之妻普寧公主以自託於梁

王衍一行並從殺戮

天成元年景進等言於莊宗曰魏王未至康延孝初平西南

猶未安王衍族黨不少聞車駕東征恐其爲變不若除之
乃遣中使向延嗣齎敕往誅之敕曰王衍一行並從殺戮已
印畫樞密使張居翰覆視就殿柱措去行字改爲家字由是
蜀百官及衍僕役獲免者千餘人延嗣至長安盡殺衍宗族
於秦川驛衍母徐氏且死呼曰吾兒以一國迎降不免族誅
信義俱弃吾知汝行亦受禍矣

安重誨除任圜

二年任圜請致仕居磁州許之十月明宗如汴州或謂安重
誨曰失職在外之人乘賊未破或能爲患不如除之重誨以
爲然奏遣使賜任圜死端明殿學士趙鳳哭謂重誨曰任圜
義士安肯爲逆公濫刑如此何以贊國使者至磁州圜聚其
族酣飲然後死神情不撓

閩薛文傑誣殺吳昺

後唐明宗長興四年閩主好鬼神巫盛韜等皆有寵薛文傑
言於閩主曰陛下左右多姦臣非質諸鬼神不能知也閩主
從之文傑惡吳昺昺有疾文傑省之曰主上以公久疾欲罷
公近密僕言公但小苦頭痛耳或遣使來問慎勿以它疾對
也昺許諾明日文傑使韜言於閩主曰適見北廟崇順王訊
吳昺謀反以銅釘釘其腦閩主以告文傑文傑曰未可信也
宜遣使問之果以頭痛對即收下獄遣文傑及獄吏雜治之
昺自誣服并其妻子誅之由是國人益怒

閩主欲杖中丞劉贊

後晉天福八年閩主曦嫁其女取班簿閱視之朝士有不賀者十二人皆杖之於朝堂以御史中丞劉贊不舉劾亦將杖之贊義不受辱欲自殺諫議大夫鄭元弼諫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中丞儀刑百僚豈宜加之箠楚曦正色曰卿欲劾魏徵邪元弼曰臣以陛下爲唐太宗故敢劾魏徵曦怒稍解乃釋贊贊竟以憂卒

後周世宗殺孟漢卿

顯德元年左羽林大將軍孟漢卿坐納藁稅場官擾民多取耗餘賜死有司奏漢卿罪不至死上曰朕知之欲以懲衆耳

刑法門

漢張釋之請輕犯蹕之罪

前三年釋之爲廷尉文帝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釋之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它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

請輕盜高廟玉環者之罪

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帝怒下廷尉治釋之按盜宗廟服御物者爲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無道乃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爲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杯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帝乃白太后許之

張湯請誅伍被莊助

元狩元年十一月淮南王安自剄殺王后荼太子遷諸所與謀反者皆族武帝以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勿誅廷尉湯曰被首爲王畫反計罪不可赦乃誅被侍中莊助素與淮南王相結交私論議王厚賂遺助上薄其罪欲勿誅張湯爭以爲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如此不誅後不

可治助竟棄市

武帝不赦隆慮公主子

後元二年帝聰明能斷善用人行灋無所假貸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病困以金千斤錢千萬爲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繫獄廷尉以公主子上請左古人爲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於是爲之垂涕歎息良久曰灋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灋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乃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待詔東方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爲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

通鑑總類卷十三

刑法門三十三

仁

陛下行之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

雋不疑多所平反

始元元年八月雋不疑爲京兆尹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爲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

路溫舒言獄吏之酷

地節三年冬初孝武之世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灋姦軌不勝於是使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灋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姦猾巧灋轉相比況禁罔寢密律令煩苛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徧睹是以

郡國承用者駁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備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議者咸冤傷之廷尉史鉅鹿路溫舒上書曰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今治獄吏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導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内之蓋奏當之成雖臯陶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唯陛下省灋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上善其言十二月詔曰間者吏用灋巧文寢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與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鞠獄任輕祿薄其爲置廷尉平秩六百石負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於是每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爲平矣

鄭昌請定律令

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政衰聽怠則廷平將召權而爲亂首矣

宣帝下詔戒用灋析律不平

元康二年五月詔曰獄者萬民之命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灋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奏不如實上亦亡由知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或擅興徭役飾厨傳稱過使客越職踰灋以取名譽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

郭躬奏罷重文四十一條

元和三年章帝以潁川郭躬為廷尉決獄斷刑多依矜恕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奏之事皆施行

崔挺諫北魏文帝除連坐之制

齊高宗建武三年魏主以有罪徙邊者多逋亡乃制一人逋

又并上

通鑑總類卷十三

刑法門三十五

夫

亡闔門充役崔挺上書諫曰天下善人少惡人多若一人有罪延及闔門則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豈不哀哉帝善之遂除其制

北齊王晞諫肅宗斬人於殿廷

陳文帝天嘉元年十二月丙午齊主還晉陽斬人於前問王晞曰是人應死不晞曰應死但恨死不得其地耳臣聞刑人於市與衆弃之殿廷非行戮之所帝改容謝曰自今當為王公改之

隋文帝濫殺

開皇十七年二月帝以所在屬官不敬憚其上事難克舉三月壬辰詔諸司論屬官罪有律輕情重者聽於律外斟酌決

杖帝以盜賊繁多命盜一錢以上皆弃市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即死於是行旅皆晏起早宿天下慄慄有數人劫執事而謂之曰爲我奏至尊自古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也而不爲我以聞吾更來而屬無類矣帝聞之爲停此法帝嘗乘怒欲以六月杖殺人趙綽固爭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長無類不可以此時誅殺帝報曰六月雖曰生長此時必有雷霆我則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殺之來曠告趙綽濫免徒囚帝使信臣推驗初無阿曲帝怒命斬之綽固爭以爲曠不合死帝拂衣入閤綽矯言臣更不理曠自有他事未及奏聞帝命引入閤綽再拜請曰臣有死罪三臣爲大理少卿不能制馭掌固使曠觸挂天刑一也囚不合死而臣不能死爭二也臣本無他

事而妄言求入三也帝解顏蕭摩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上曰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爲以其名將之子爲人所逼耳因赦摩訶綽固諫不可上不能奪欲綽去而赦之因命綽退食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上曰大理其爲朕持捨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刑部侍郎辛亶嘗衣緋禪俗云官上以爲厭蠱將斬之綽曰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命引綽斬之綽曰陛下寧殺臣不可殺辛亶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人謂綽曰竟何如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而入良久乃釋之時上禁行惡錢有二人在市以惡錢易好者武侯執以聞上令悉斬之綽進諫曰此人所共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

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上復曰毀堊者熱則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邪綽拜而益前訶之不肯退上遂入帝晚節用法益峻御史於元日不劾武臣衣劍之不齊者帝曰爾爲御史縱捨自由命殺之諫議大夫毛思祖諫又殺之將作寺丞以課麥麴遲晚武庫令以署庭荒蕪左右出使或受牧宰馬鞭黠鵠帝察知並親臨斬之帝既喜怒不恒不復依準科律信任楊素素復任情不平與陳延有隙嘗經蕃客館庭中有馬屎又衆僕於羶上擣蒲以白帝帝大怒主客令及擣蒲者皆杖殺之捶陳延幾死帝遣屈突通往隴西檢覆羣牧得隱匿馬二萬餘匹帝大怒將斬太僕卿慕容悉達

及諸監官千五百人通諫曰人命至重陛下柰何以畜產之故殺千有餘人臣敢以死請帝瞋目叱之通又頓首曰臣一身分死就陛下勾千餘人命帝感寤曰朕之不明以至於此賴有卿忠言耳於是悉達等皆減死論

唐戴胄犯顏執法

貞觀元年正月太宗以兵部郎中戴胄忠清公直擢爲大理少卿上以選人多詐冒資蔭敕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幾有詐冒事覺者上欲殺之胄奏據灋應流上怒曰卿欲守灋而使朕失信乎對曰敕者出於一時之喜怒灋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而既知其不可復斷之以灋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執灋朕復

何憂胄前後犯顏執灋言如湧泉上皆從之天下無冤獄

李乾祐諫太宗欲斬裴仁軌

十二月郇令裴仁軌私役門夫上怒欲斬之殿中侍御史長安李乾祐諫曰灋者陛下所與天下共也非陛下所獨有也今仁軌坐輕罪而抵極刑臣恐人無所措手足上悅免仁軌死以乾祐爲侍御史

太宗令死刑五覆奏及徹樂減膳

五年十二月上謂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奏蓋欲思之詳熟故也而有司須臾之間三覆已訖又古刑人君爲之徹樂減膳朕庭無常設之樂然常爲之不啖酒肉但未有著令又百司斷獄唯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其間

六五九

通鑑總類卷十三

刑法門三十八

夫

豈能盡無冤乎丁亥制決死囚者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進酒肉內教坊及太常不舉樂皆令門下覆視有據灋當死而情可矜者錄狀以聞由是全活甚衆其五覆奏者以決前一二日至決日又三覆奏惟犯惡逆者一覆奏而已

太宗以李道裕議獄言當擢爲刑部侍郎

二十年二月陝人常德玄告刑部尚書張亮養假子五百人與術士公孫常語云名應圖讖又問術士程公顯云吾臂有龍鱗起欲舉大事可乎上命馬周等按其事亮辭不服上曰亮有假子五百人養此輩何爲正欲反耳命百官議其獄皆言亮反當誅獨將作少匠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罪不當死

上遣長孫無忌房玄齡就獄與亮訣曰法者天下之平與公共之公自不謹與凶人往還陷入於法今將柰何公好去已丑亮與公穎俱斬西市籍沒其家歲餘刑部侍郎缺上命執政妙擇其人擬數人皆不稱旨既而曰朕得其人矣往者李道裕議張亮獄云反形未具此言當矣朕雖不從至今悔之遂以道裕為刑部侍郎

張說議裴佑先不應杖

開元十年十一月前廣州都督裴佑先下獄明皇與宰相議其罪張嘉貞請杖之張說曰臣聞刑不上大夫為其近於君且所以養廉恥也故士可殺不可辱臣鄉巡北邊聞杖姜皎於朝堂皎官登三品亦有微功有罪應死則死應流則流柰

何輕加笞辱以卑隸待之姜皎事往不可復追佑先據狀當流豈可復蹈前失上深然之嘉貞不悅退謂說曰何論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為之若國之大臣皆可笞辱但恐行及吾輩吾此言非為佑先乃為天下士君子也嘉貞無以應

百官賀幾致刑措

二十五年秋七月己卯大理少卿徐嶠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八大理獄院由來相傳殺氣大盛烏雀不栖今有鵲巢其樹於是百官以幾致刑措上表稱賀命李林甫牛仙客與法官刪修律令格式成九月壬申頒行之

宰相議誅李錡親屬

元和二年李錡以反誅宰相議誅錡大功以上親蔣乂曰錡

大功親皆淮安靖王之後也淮安有佐命之功陪陵享廟豈
可以末孫為惡而累之乎又欲誅其兄弟又曰錡兄弟故都
統國貞之子也國貞死王事豈可使之不祀乎宰相以為然
辛巳錡從父弟銛等皆貶官流放有司請毀錡祖考家廟盧
坦上言李錡父子受誅罪已塞矣昔漢誅霍禹不罪霍光先
朝誅房遺愛不及房玄齡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
錡為不善而罪及五代祖乎乃不毀有司籍錡家財輸京師
裴垍李絳上言以為李錡僭侈剝六州之人以富其家或
枉殺其身而取其財願以逆人資財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
賦上嘉歎久之即從其言

